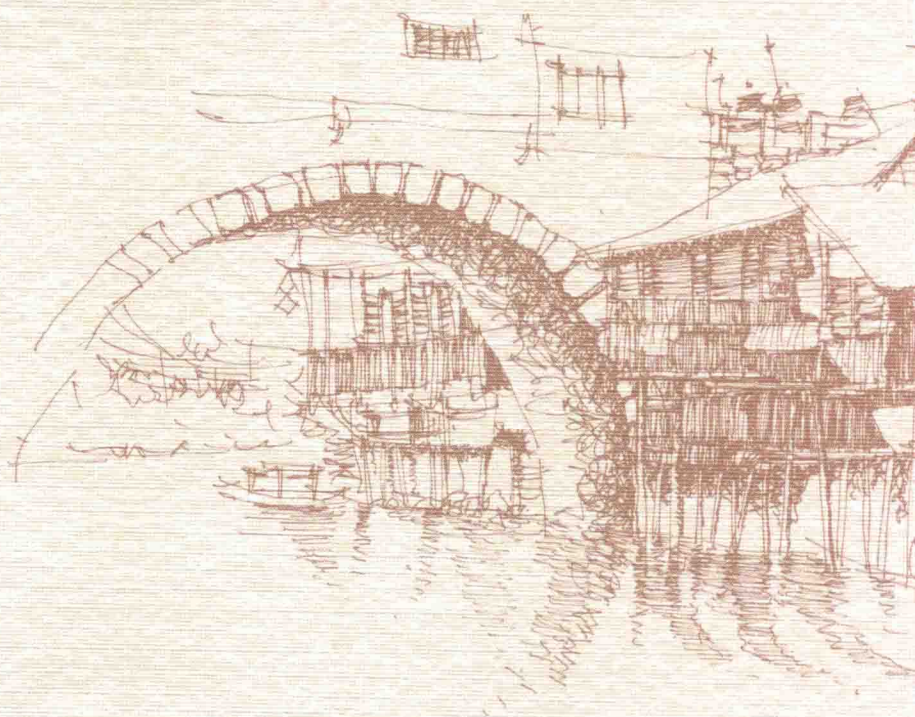


中国流动人口 通婚地域选择

——理论与实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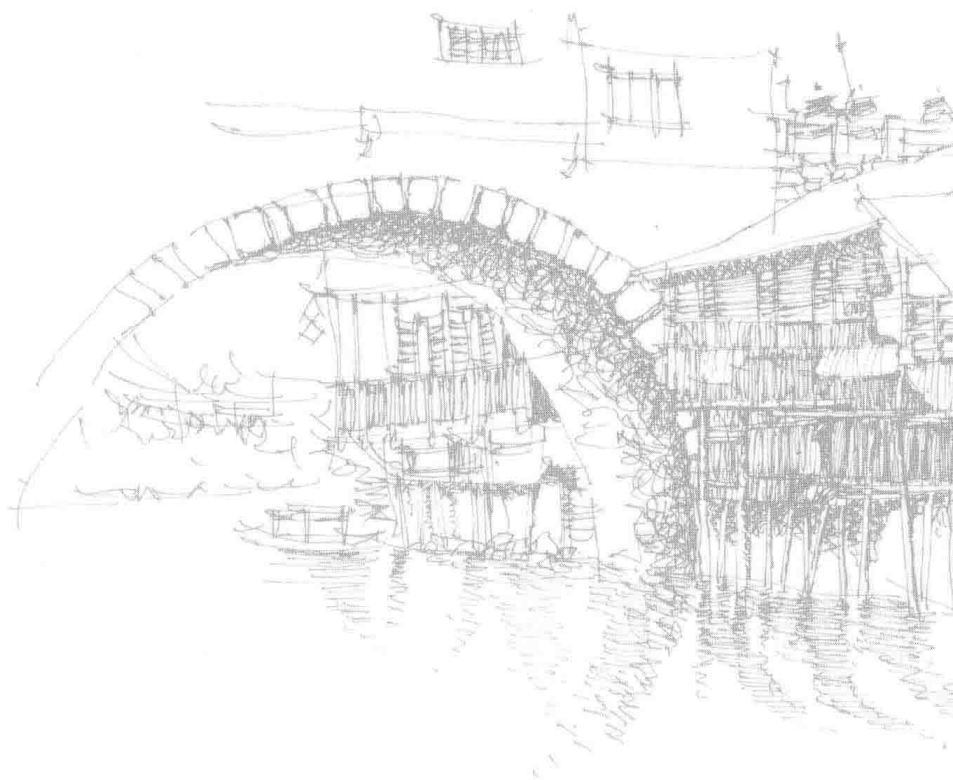
梁海艳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流动人口 通婚地域选择 ——理论与实践

梁海艳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流动人口通婚地域选择：理论与实践/梁海艳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6
ISBN 978 - 7 - 5161 - 8011 - 2

I. ①中… II. ①梁… III. ①流动人口—婚姻问题—研究—
中国 IV. ①D669.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74785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卢小生
特约编辑	林 木
责任校对	周晓东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 //www. csspw. 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8. 25
插 页	2
字 数	313 千字
定 价	70. 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出版得到曲靖师范学院2015年博士科研启动
经费（2105098001/038）资助

序

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形态逐渐从封闭的乡土社会向开放的城市社会演进。同时，人口再生产类型也从传统的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现代型人口转变。由此而引发了城乡人口地理分布格局“逆转”和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流动。流动人口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最为活跃的一个人口阶层，该群体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冲击力如大浪淘沙一般，给人以强烈的震撼。据 2010 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已经超过 2.21 亿。另据国家卫生计生委 2014 年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4）》，2013 年年末，我国流动人口规模进一步增加到 2.45 亿，已超过总人口的 1/6。人口迁移流动是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过程中最显著的人口现象之一。当前，我国流动人口出现了常态化和普遍化的发展趋势，人口迁移流动已经成为许多农村地区一种独特的生存生活方式，外出务工收入是很多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甚至是唯一经济支柱。

中国流动人口规模之庞大与增长之迅猛，可以说是前所未有和举世无双的。由此衍生的结果，一方面，改变了原有人口的空间集聚形态与区域分布格局，促进了乡城经济社会的交融与互补，提高了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流动人口业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产业工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是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不可或缺的生力军。另一方面，流动人口的主体来自农村，由于我国城乡“二元”分割体制障碍的隔阂，大量流动人口即便已经完成了地域空间的转移，却仍然难以实现身份的转变和认同，在城镇没有固定的职业、缺乏稳定的居所，普遍面临着一系列的生存压力与发展困境。尽管这个群体为我国的城镇化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可是，由于种种主客观因素，导致流动人口在城市难以享受均等的服务和公平的待遇，他们一直处于城市社会的底层边缘。

流动人口这个群体在面临着上述一系列问题的同时，其自身的结构也

在不断演替。其中,年龄结构的变化是其自身发展过程中一个比较显著的变化,年龄结构的年轻化导致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也会有所差异,在80后、90后的一代流动人口逐渐演替为流动人口主体的过程中,这些正值婚恋黄金时期的青年流动人口,流动的目的与动机已经不再单纯地表现为物质生活“需求型”,而是逐渐向“发展型”转变,在流入地恋爱、择偶、结婚是很多未婚青年流动人口梦寐以求的夙愿。伴随而来的是地理通婚圈的扩大,与传统乡土社会中的就近就地择偶相比,地理通婚圈发生了质的飞跃,跨省通婚逐渐趋于明显。可是,目前对流动人口通婚圈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关于流动人口的通婚圈研究明显不足。而且现有的研究很少从通婚圈的变化机制去深入分析,关于通婚圈的地域模式如何?通婚圈的发展变化态势出现了很大的分歧。关于我国通婚圈发展变化态势判断差异的原因主要是研究者的调查时间点、调查地点(区域)的选择不同,甚至是调查角度不同等。当前,关于通婚圈的研究仅仅是一些小规模的非随机抽样调查,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但不足以推论总体,研究结果也只能说明某个局部的状况和特征。梁海艳即将出版的《中国流动人口通婚地域选择》一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他利用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每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以地理通婚圈为切入点,全面、系统、深入地对流动人口通婚圈相关问题进行梳理和解答,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社会现实意义。

本书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主要取得了以下几个方面的进展:

其一,利用全国范围的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从总体上把握了我国流动人口的通婚圈变化特点和趋势,克服了从局部地区研究得出的结论不一致甚至相反的情况,形成一个总体性的认识和宏观把握,有利于对通婚圈的基本认识,在研究的区域范围方面有了很大的突破。

其二,利用地理信息系统(ArcGIS)的空间统计分析技术,构建了不同层面(省域、区域两个层面)的流动人口通婚地域模型,更形象直观地反映了流动人口的通婚地域模式与差异。

其三,克服了现有部分研究中只注重通婚圈特征和状况描述的缺陷。本书除对通婚圈的基本情况进行细致的分析外,还将国外的移民通婚理论,包括资源交换理论、社会(结构)同化理论、社会分层理论、碎片化理论与我国流动人口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在理论方面做了一定的尝试和探索。

其四，提出了流动人口地理通婚圈的“空间可及性”概念模型，解释了人口迁移流动范围扩大对通婚圈的影响，进一步将地理通婚圈物理结构由近及远划分为通婚圆—通婚弧—通婚点，对地理通婚圈进行了深入地思考和分析。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该书对流动人口的通婚圈进行了比较详细全面的研究和分析，但是，仍存在问题值得深入思考，有些结论有待进一步地推敲和验证。本书虽然试图在地理通婚圈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等级通婚圈，但毕竟没有过多过深地分析，而仅从户口、民族、职业等几个方面进行比较肤浅的分析，研究重心仍然集中在地理通婚圈方面。此外，也没有很好地将通婚圈的结构与功能分析相结合起来。今后关于通婚圈的研究，应该更加重视对族群以及通婚圈的结构与功能等方面的考察。比如在低生育水平持续保持以及老龄化程度不断增加的社会背景下，通婚圈的变化对农村家庭养老功能、对家庭劳动力资源的互助性、姻亲关系网络变迁等方面带来的挑战，通婚圈变化将会导致家庭结构与功能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及其带来的影响？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去思考。最后，本书仅仅以流动人口群体为对象作静态性的分析，并没有深入研究人口迁移流动这一重大事件对地理通婚圈扩展产生的影响作动态分析。

总之，尽管本书存在诸多方面的不足和缺陷，但毕竟该书是一本专门研究我国流动人口地理通婚圈的著作，而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将择偶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并且有很多自己独特的见解和思考，这在科学研究中是非常值得鼓励的。著者在读博士期间，阅读了大量有关通婚圈中英文参考文献，文献资料分析客观全面。熟练地利用人口统计学分析技术和从人口学、地理学、社会学研究出发综合性分析，对认识我国流动人口地理通婚圈的基本情况与发展变化趋势有着独到的见解和看法，书中的很多观点也比较新颖独特。

段成荣

2016年3月11日·北京

摘 要

当前,我国流动人口出现了常态化和普遍化发展趋势,流动已经成为许多农村地区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人口流动出现了持续的代际传承。在老一代流动人口逐渐被新生代流动人口演替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流动人口中的未婚比例迅速增加,这些正值婚恋黄金时期的新生代流动人口对异性的追求非常强烈。鉴于此,本书以流动人口婚姻为切入点,对流动人口的通婚圈问题进行梳理和解答。

本书主要得出以下结论:中国流动人口的通婚圈整体呈不断扩展趋势,跨省婚姻比例随着初婚年份的后移不断扩大,而且人口迁移流动对通婚圈的扩展产生了明显促进作用。在流动人口通婚圈模型中,流动人口的个体特征、流动行为特点两个方面都会对地理通婚圈产生影响。其中,个体特征主要包括流动人口年龄、性别、相对结婚时间、民族、受教育程度和户口性质;流动行为方面因素主要有流动范围、流入地连续居住时间、流入地区类型以及在流入地所从事的职业。而行政边界处特殊的跨区域婚姻对分析结果会带来影响,又建立了流动人口的邻省通婚模型。分析发现:在排除邻省通婚情况下,流动人口的年龄、相对结婚时间、受教育程度、流动范围和流入地区类型对通婚圈具有显著影响。虽然以上分析对象为流动人口,但其中流动前就已经结婚所形成的通婚圈不可能受人口迁移流动行为影响。为此,进一步将研究对象聚焦到调查时点因“婚嫁”而流动的群体中,据此建立婚入样本的地理通婚圈模型。分析发现:流动人口性别、流入地区类型和流动范围三个因素对地理通婚圈具有显著影响。通过不同模型比较发现,与人口迁移流动行为直接相关的流动范围和流入地区类型是最终影响流动人口通婚圈的两个最主要因素。根据该结论,本书提出流动人口地理通婚圈的“空间可及性”概念模型,以解释人口迁移流动范围对通婚圈的影响。

Abstract

Migration is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demographic phenomenons in the process of rapid urbanization in China. At present, migration has appeared normal and generalized trends; it has become a unique way of lifestyle in many rural areas, migration has been continuous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Young generation floating population had more than half of the total (percent is 53.64%) floating population, the size came to 120 million; they had become the backbone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China. During the process of migrant successio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gradually, an important change is the rapid increase in the proportion of unmarried, the people who age will come to the golden period of marriage and love, have a strong marriage wishes.

In view of this, this book will study the floating population's intermarriage circle. This study drew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Floating population's intermarriage circle has displayed an expanded trend, interprovincial intermarried with the advance of years at first marriage is increasing; migration had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is process. In the model of floating population's intermarriage circle,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mig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will have an impact on geographic intermarriage circle.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include floating population's relative marry time, nationality, age, sex, education and household type; migration behavior factors mainly include migration range, migration time, type of inflow region and occupation, but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intermarriage circle of the special administrative boundary between neighboring provinces. By analyzing the following findings: In the case of marriages excluded neighboring provinces, only age, relative marry time, education, migration range, type of inflow areas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intermarriage circle. While the above analysis object is floating population, but the intermarriage circle

which married before migration cannot be impacted by migration behavior, for further research target to the object of floating populations migrate because marriage, thus established the model of intermarriage circle marriage sample. In the end, find out: Sex, type of inflow region and migration ranges are the significant influence factors on intermarriage circle.

By comparing different models found: Migration range and type of inflow region are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s intermarriage circle change. According to the conclusion, proposed the "Space Availability" hypothesis, so as to explain the scope of migration's role on the intermarriage circle expended. It has covered the overseas theory vacant about migration scope's impact on intermarriage circle, from the view of at home; this theory also filled the gap of theoretical reflection on floating population's intermarriage circle.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意义	1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及评介	10
第二章 基本概念、理论与研究方法	57
第一节 基本概念与理论基础	57
第二节 研究假设	69
第三节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73
第四节 分析框架与技术路线	76
第五节 研究创新	77
第三章 不同人口子群体通婚圈	79
第一节 常住人口通婚圈	84
第二节 城市青年人口通婚圈	87
第三节 不同初婚年代流动人口通婚地域结构	101
第四节 不同代际流动人口通婚圈分析	106
第五节 不同年龄组的流动人口跨省通婚	107
第六节 不同相对结婚时间的流动人口通婚圈比较	108
第七节 新生代流动人口通婚圈现状与未来	110
第四章 人口社会经济因素与通婚圈	125
第一节 最后一次迁移流动范围与通婚圈的关系	125
第二节 首次迁移流动范围与通婚圈的关系	126
第三节 受教育程度与通婚圈的关系	127

第四节	户口性质与通婚圈的关系·····	132
第五节	民族与通婚圈的关系·····	139
第六节	职业与通婚圈的关系·····	147
第七节	不同地域通婚圈模式·····	152
第五章	通婚圈影响因素分析·····	168
第一节	流动人口跨省通婚影响因素模型·····	170
第二节	流动人口邻省通婚影响因素模型·····	178
第三节	城市青年通婚圈影响因素模型·····	179
第四节	迁移流动行为对通婚圈的影响·····	185
第六章	通婚圈理论分析·····	202
第一节	资源交换与互补需要理论·····	202
第二节	社会分层理论与同类婚配原则·····	207
第三节	社会同化理论·····	210
第四节	碎片化理论·····	211
第五节	空间可及性模型·····	212
第六节	婚姻迁移基本特征·····	214
第七章	通婚圈变化的社会经济影响·····	224
第一节	（积极）社会影响·····	224
第二节	（消极）社会影响·····	228
第三节	通婚圈的经济学分析·····	236
第八章	结论与建议·····	255
第一节	主要结论·····	255
第二节	政策建议·····	257
第三节	研究不足与展望·····	259
参考文献	·····	261
后 记	·····	281

第一章 绪论

通过揭示社会中不同亚人口群体之间可观察到的各种差异，可以直接引导我们去调查和研究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及后果。

—W. P. Frisbie and F. D. Bean (1978)

人口学在 21 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必将在认识的广度和深度上大大超过以往，除人口总体之外，人口总体内部各“亚人口”也必将成为人口学的重要研究对象。

—邬沧萍 (2010)

“亚人口”研究不仅是寻找一切人口问题乃至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也是我国当前人口发展形势所迫。本书中的“亚人口”是指活跃在许多大城市工厂、企业、建筑工地等场所中，大约占中国总人口 1/6 的流动人口群体，婚姻与生育问题是当前我国流动人口一个难以回避的重要现实问题，流动人口婚育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意义

一 选题背景

家庭是构成社会系统的最基本元素，家庭和睦是社会和谐的前提基础。而婚姻乃是家庭组建与维系的重要基础，男女两性之间因婚姻缔结而形成的关系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一个事实。所以，对婚姻关系的研究与探讨成为众多中外学者，尤其是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备受关注的课题。婚姻关系是他们在研究人类社会行为时的一个重要切入口，婚姻习俗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美国社会学家欧内斯特·伯吉斯 (Burgess) 曾

经说过：“动物求偶，而人类结婚，动物求偶是生物性的，可人类婚姻是社会和文化的。”^① 我国《婚姻法》规定“一夫一妻、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② 婚姻当事人基于法律的规定和本人意愿，可以自主决定自己的婚姻大事，而不受他人的干涉。但需要注意的是，法律所规定的婚姻自由权只是一种相对的自由，而不是绝对的自由，现实生活中的婚姻选择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各种社会禁忌、风俗习惯、伦理道德规范与文化制度的束缚，婚配对象的选择是社会设置与个体要求相互作用、协调的最终结果，从婚姻契约缔结的那一刻开始，一直到成婚后的夫妇关系维系，都会受到夫妻双方所处社会文化环境的制约。因此可以认为，婚姻的选择“在法律上是自由的，而事实上是不太自由的”。人们在日常的社会交往活动中建构了各种社会网络的同时，也在不断把自己的行动“镶嵌”到已有网络之中，这提示我们在对通婚圈研究时，也需要借助社会行动主体所处社会网络结构来考察和分析。嵌入理论认为，人的经济活动与社会结构之间存在必然联系，人类的经济行为并不能独立于社会关系而存在，而必须嵌入特定的社会结构与人际关系网络之中。^③ 事实上，不仅经济活动，其他一切非经济的活动也都嵌入在了特定的社会结构与人际交往当中，择偶行为当然也不例外。婚姻行为从择偶开始甚至在择偶之前，一直到婚姻关系的确立、维系再到婚姻关系的自然终止或人为主动解除，都被深刻地嵌入到了社会结构与人际交往关系之中。在英国著名的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 Bronislaw Kaspar）看来，婚姻关系的本质不仅是为了满足种的繁衍需要，也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而创造出来的一种手段或“文化替代品。”^④ 婚姻是一种独具特色的社会制度，每个社会都有相应的婚姻制度，虽然人们一般会把婚姻看作是一种自然状态或者至少是由神意安排，但实际上，婚姻是社会为人类设置的一种精巧非凡的罗网。现实生活中的婚姻关系，不可避免地要受各种社会制度与规范的支配，正如著名的芬兰人类学家、社会学家韦斯特马克（Edward A. Westermarck）在

① 周贤润、杨达：《屯堡族群通婚圈的社会人类学考察》，《人口·社会·法制研究》2010年第1期。

② 罗静：《试论特殊性别伴侣关系与婚姻》，《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

③ 朱国宏：《社会学视野里的经济现象》，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页。

④ 马林诺夫斯基：《未开化人的恋爱与婚姻》，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93页。

《人类婚姻简史》中指出的那样, 社会对婚姻的调节有许多种办法, 但首先是确定选择配偶的规则。^① 从历史角度看, 配偶选择自从私有制产生那一刻起, 就不是一个纯自由的, 而是一个深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社会因素以及家长意志、家族利益等家庭因素严厉束缚的复杂过程。^②

1992 年我国确立了以市场经济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市场经济大潮拉动下, 人们的就业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转型与经济体制转轨, 对人口领域的各个方面也必然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除生育和死亡已经发生了历史性转变外, 人口迁移流动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大规模、长时间、远距离的流动开始出现, 近年来城镇流动人口中“不流动”和“家庭化”^③ 趋势已凸显出来, 当前我国流动人口正处于代际转换的关键时刻, 而上述人口领域的诸多变化又会对流动人口自身的婚姻造成巨大影响。另外, 像轻纺、电子和服务业等一些比较适合女性就业的工业革命, 导致了就业市场对女性劳动力的需求在增加, 这些女性劳动力刚开始在流入地并没有明确的婚育动机, 可是, 随着在流入地工作时间的长久化以及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和地理环境的日趋适应, 开始有人考虑追求“落地”发展、在流入地找对象结婚成家。此后, 流动人口的婚姻及后续的生育等各种问题开始暴露。^④ 成家立业是人生需要完成的两大任务, 几乎占据了整个青年期 (18—35 岁) 的全部生活内容。对于当前大规模进城务工青年来说, 仍然不能摆脱这两大任务。择偶是人类婚姻缔结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同时也是建立家庭不可或缺的前奏。随着我国流动人口规模的扩大与代际结构更替, 流动人口的婚恋行为将成为中国婚姻问题研究的热点, 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中外学者以及社会服务管理部门的人员进行研究和探讨。虽然这些农村外出务工青年进城的主要目的是受经济利益驱动 (即打工赚钱), 但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 不管他们是

① 韦斯特马克:《人类婚姻简史》第一卷, 商务印书馆 1992 年版, 第 213 页。

② 冯雪红:《维吾尔族妇女择偶的人类学考察——以新疆喀什地区 S 县 A 村为例》,《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 年第 1 期。

③ 流动人口“家庭化”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指未婚流动人口在流动过程中新建起来的婚姻家庭;其二,指部分家庭中的成员由一个或部分家庭成员向整个家庭举家流动的转变过程,即流动的单位由个体向家庭的转变。但目前对家庭化的关注聚焦在后一种情况,而对前一种情况的关注远远不够。参见辜胜阻、流传江《人口流动与农村城镇化战略管理》,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87—288 页。

④ 朱正贵、陈苏兰:《农村流动人口婚育问题刍议》,《人口学刊》1998 年第 1 期。

否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也不管他们是否已经将其作为进城的动机与目标之一,青年流动人口的婚恋与生育等行为已经自然而然地出现在流动生涯之中,在流入地寻找对象甚至结婚成家不仅与他(她)们的生存问题有关,更与流动人口发展问题息息相关。^①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一共出现了三次比较明显的跨地区通婚浪潮:

第一次浪潮是在三年自然灾害(1959—1961年)期间,由于生活条件的恶化造成了大范围的人口迁移流动,人口大饥荒刺激了荒情非常严重省区的女性远嫁他省,生存困境造成很多家庭妻离子散,不仅未婚女性,甚至部分已婚妇女选择逃离他省再嫁也曾有之,因此出现了大量的婚姻移民,这次跨区域通婚属于生存环境强迫下的被动性扩大,是自然因素作用的结果,人们并不乐意通过这种方式来扩大通婚圈,当然也有可能由于死亡人口性别比差异造成的存活人口性别结构失衡而形成的区内婚姻市场供需严重失衡,因此只能通过区际婚姻市场来达到平衡的主动性跨区域婚迁。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大规模跨省通婚。

第二次浪潮是在改革开放以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由于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和户籍制度松动,实行分山分田地到户的制度,很多贫困地区的未婚女性通过亲缘或地缘等熟人关系介绍到富裕的地区成婚。如贵州省、四川省、河南省等地区的女性为了改善生存环境嫁到了沿海东部相对发达的江苏、山东、浙江等省区农村地区。这一次通婚圈扩大是人为因素、区域经济差异以及人们婚姻观念改变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三次浪潮是2000年以后,随着21世纪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打工经济逐渐盛行,农村青年开始大规模地进入城市务工并在打工地寻找恋爱对象,其中不少群体顺利进入了结婚阶段,因而产生了大量跨省婚姻。^②第三次扩大形式和内容与前两次相比,均存在显著的差异,它不仅与自然因素无关,而且与外人的干扰因素也不存在密切的联系,主要是受青年人口自身婚姻观念改变而产生的自发式的通婚圈扩大,是否选择和外地人结婚是婚姻当事人自主、自愿选择的结果,感情因素已经成为青年择偶和跨省通婚津津乐道的话题,农村地区传统的通婚圈逐渐解体,全国正经历一场

^① 风笑天:《农村外出打工青年的婚姻与家庭:一个值得重视的研究领域》,《人口研究》2006年第1期。

^② 陈利娜:《新生代农民工婚姻家庭研究的理论与前瞻》,《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

真正意义上的婚姻在地域上的革命，他们主要通过自由恋爱的方式结婚成家，就连父母在其子女婚姻决策过程中能够发挥的作用也十分有限。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思想文化的传播和影响对我国传统文化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人们的婚恋观念和行为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晚婚甚至不婚，不再受到社会异样眼光的看待，远距离的跨省通婚也不再被视为一件稀奇和新鲜的事情。在社会经济文化日益交融过程中，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增强，跨地区通婚也在不断增加，尤其是近年来出现的跨省婚姻非常普遍。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蓬勃发展促进了人口迁移流动，自由迁徙打破了地域的封闭性，人口流动浪潮加速了婚姻圈的扩展与外延，人口迁移流动是实现远缘婚配的必要条件，也扩大了择偶的地域范围和群体范围。

随着我国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以及农村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大规模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进城务工经商等从事其他社会经济活动。农村人口向城市聚居，大都市现代文化和新的思想观念、新的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逐渐渗透到农村，封闭农村文化趋向开放，农村地区的婚姻制度也发生了嬗变^①，并在一定程度上做出了回应。而且随着流动人口的深化发展，受影响的程度必将更加深刻，影响的持续时间也必将长久。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扣除市内人户分离后的流动人口规模已经超过 2.21 亿，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社会管理与服务司王谦司长推测未来几年还将保持每年 1000 万人以上的速度不断增长；段成荣教授和杨舸也在 2008 年依据我国城镇化、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等对流动人口的规模变动趋势进行了预测。^② 结果表明：我国流动人口的规模将在 2030 年以前一直保持增长，届时流动人口规模峰值估计会达到 3.5 亿左右，并且这一预测结果在“六普”数据中得到了验证。由此可以看出，流动人口将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存的一个现象。2011 年我国流动人口数量进一步增长到 2.3 亿，占总人口的 17%（约为 1/6）^③，截至 2012 年 10 月 1 日零时，中国流动人口规模已达 2.34 亿人，比 2011 年增加 500 万左右。^④ 流动人口增长

① 黄了：《农村城市流动对其婚姻家庭生活的影响》，《甘肃农业》2006 年第 3 期。

②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0）》，中国人口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75 页。

③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对话：人口挑战与社会融合》，中国人口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12 页。

④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对话：人口挑战与社会融合》，中国人口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03 页。